

## 新民晚报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北京等地的文坛上,曾经出现过一个个广为人知的名字:“马铁丁”。这是陈笑雨、张铁夫、郭小川三个作家合用的笔名。

解放初期,三人都曾在武汉工作。新解放城市里到处生气勃勃。但新情况也带来许多新问题,人们迫切期望得到新闻界与文化界的大力支持,排除前进路上的障碍。富有责任感的这三个作家,经过商量,认为杂文是与大众交流思想的一种好形式,他们三人都喜爱写杂文,于是决定在报刊上开辟一个名为“思想杂谈”的专栏,作者的署名就从三人的名字里各抽一字,就叫“马铁丁”。“马”是司马龙(陈

笑雨的笔名);张铁夫即为“铁”;“丁”是丁仲云(郭小川的笔名)。“马铁丁”就此走上文坛。不久,署名“马铁丁”的“思想杂谈”专栏,就在当地的大报《长江日报》

## 怀念“马铁丁”

季音

上与读者见面。专栏基本上每天都有,每篇千字左右,文字生动活泼,没有八股腔,既谈人生理想,也谈天下大事,谈为民众关切的种种事。有些文章主要是从正面引导,启发读者的思想。例如,有一篇名为《火柴颂》的杂文,文章批驳了有人讽刺火柴只是“一点就着,一吹就灭”的

## 轻柔精致引人入胜

如果要我举出喜欢贝多芬《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》(以下简称“贝四”)的理由,可能有许多条。但是最重要的一条,是喜欢乐曲开始时钢琴独奏的陈述,它轻柔、浪漫、抒情、引人入胜——清晨淡淡的阳光,华贵的希腊殿堂,静谧的天空鸟儿在轻啾……这是贝多芬五部钢琴协奏曲(如果把“三重协奏曲”的钢琴部分算在内,那就是六部)唯一以钢琴独奏开始的一部。

这个轻柔的陈述,可以说是整部乐曲的灵魂。但是仅仅是做到轻柔还是不够的。本演出季,任“纽约爱乐”驻团钢琴家的叶菲姆·布朗夫曼和阿兰·吉尔伯特指挥的“纽约爱乐”联袂出演三场贝多芬音乐会,演奏贝多芬的全套6部钢琴协奏曲。布朗夫曼认为要演绎好“贝四”的开始句是最难的,它很轻柔,但是又不能把它弹得太轻,因为接下来乐队重复钢琴主题的音乐其实更为温暖柔和,而乐队的重复句在整部乐曲中的地位更重要,这就要求钢琴独奏要轻,但又不能过分的轻。

布朗夫曼现年56岁,他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,15岁移居以色列,1989年他成为美国公民。他体格魁梧,举止有些笨拙,初看上去不像是一位钢琴家,更像是舞台上帮助搬钢琴的人。布朗夫曼擅长演绎俄罗斯作曲家、特别是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。长期以来,业内有人称他是一位弹钢琴的高手,但并不见长于微妙的演奏风格。这次,他和“纽约爱乐”合作贝多芬的全套协奏曲,特别对“贝四”作了细致、精巧的演绎,足以证明前述评论并不正确。

时下的一个难点是:很难找到合适的音乐厅来演出像“贝四”这样精致的,需要仔细品味才能感受其魅力的音乐。“贝四”的首次演出,是1807年3月在一位叫罗科维兹亲王的私人宫廷中举行的,贝多芬亲自演奏钢琴。可以想像,二百多年前贝多芬写这部作品,所考虑的剧场,比现代动辄容纳二三千人的剧场的规模要小得多。我在现场听“贝四”不少于五六次,由于剧场不同,每一次的感受都不尽相同,原因就在于此。

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12月6日在上海音乐厅听傅聪独奏“贝四”,他的钢琴弹得不光是柔和,更富于沉思,带有诗人的气质,曹鹏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风格清新、柔和和浪漫。自从那个晚上,“贝四”就成为我最喜欢听的一部音乐了。



谬论,对火柴作了全新的解释:它“灭了自己,却把别人点燃”,“照亮了世界,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”。鲁迅先生歌颂“泥土”的伟大贡献,“马铁丁”歌颂“火柴”是革命的火种,异曲而同工,阐述的是同一个思想。这篇寓意深刻的杂文,得到读者好评。

“思想杂谈”专栏里,也有不少文章如同匕首和投枪,刺向社会的阴暗角落,批评某些不良现象和不良作风。有一篇题为“工作气氛与庸俗气氛”的杂文,批评了有些机关干部整天夸夸其谈,游手好闲的歪风,“几个人聚在一起闲聊,不是张家长,就是李家短,就是某某人的恋爱,某某人的服饰……”文章指出,这就是“庸俗作风”,一个干部“应当集中精力到当前的工作任务上来。”专栏里的有些杂文,还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对群众的粗暴作风。

“思想杂谈”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,“马铁丁”这个名字随之传遍大江南北。

1952年,陈笑雨调到北京工作。另两个作者也各自走上新的岗位。张



荷 (中国画) 江圣行

经过整整一年的邀稿、阅稿、定稿,诗铎从刊第三辑终于付梓印行。从首辑问世至今,已历三载,俗话说“三岁看到老”,如是,诗铎的基本风貌已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她的成败得失,亦可任由同好者评说了。

诗铎在成长的过程中,得到了许许多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,他们为诗铎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宝贵意见和合理建议。比如,作者的广泛性问题,作品的多样性问题,论文的原发性问题,等等等等。为此,我们真诚地感谢每一位朋友,没有他们,我们将会感到无比的寂寞与孤独。

有朋友说诗铎是格律派,这个说法并不准确。旧体诗词必须按千年形成的格律来写,这是当今旧体诗词创作领域的一个基本共识,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有争论余地的,因此,自然是无派可分。至于格律的具体运用上哪些必须,哪些可稍宽,这正是我们和广大同好者一样,正在花大力气研究与探索的课题。

又有朋友说诗铎是泥古派,这也是一种误解。我们历来主张学古而不泥古,我们一再讲,如果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词放入古人集子而无法分辨,那就绝对不会是好作品。所以,在严格遵循格律的基础上,如何写出时代特征和气息,也是我们正在花大力气研究与探索的课题。

我们重申,诗铎绝不囿于门户之见,讲格律、重内容、有诗意,是她唯一的择稿标准。

铁夫从政,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。郭小川集中精力从事诗歌创作,成了著名诗人。三人的合作至此结束。但陈笑雨没有放下写杂文的笔,他在新工作岗位上,依然坚持用“马铁丁”的笔名,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等报刊上,设立“思想杂谈”专栏,继续发表杂文。从此,“马铁丁”成了他一个人的笔名。

“马铁丁”的杂文很快赢得北京读者的欢迎。专栏后期的杂文,偏重于谈人生理想、思想修养方面的话题,文章不尚空谈,围绕着一时一事,谈古论今,娓娓道来,引申出一个深刻的大道理,让人们去细细咀嚼。“马铁丁”的杂文特别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,有一段时间,在一些年轻人中出现了“马铁丁”热。

《马铁丁杂文集》先后出版四卷,是书市上的畅销书。“马铁丁”杂文有多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。为何“马铁丁”的杂文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?文学评论家冯牧在《马铁丁杂文选》的序言里说:“马铁丁和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断变革、日新

却未有异词,乐观其成,由此上图馆又有了大收藏亮点。

上图公司之所以不计较利益支持上图馆,其领导层顾全国家图书建设事业之大局固是主因,而双方专家之惺惺惜惜亦起了重要作用。上图馆的顾廷龙、潘景郑先生,与古籍书店

如何焯校《唐音戊签》、朱彝尊跋《皇朝太平事统流类》、惠士奇与惠栋父子批校《荀子》、顾广圻等校《仪礼要义》、黄丕烈批校《读书敏求记》等,皆为名扬书林之鸿宝,尽显上图馆藏特色。而鲜为人知的是,它们无一不购自前上海古籍书店。过往有一不成文之约定,上图公司营销之书,首先须满足上图馆之需求,且书价要视上图馆的承受能力而定。因彼时国家经济困难,采购经费每现支绌。即便如此,上图馆仍然“贪得无厌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香港市场有高价收购成套民国丛书,上图公司为抓住这赚取大笔外汇之商机,积极组织人力搜集整理。未料大批丛书准备就绪时,被顾廷龙先生劝阻,随即由上图馆以廉价悉数收购。眼见到嘴的肥肉转瞬失去,公司方面

## 《诗铎》三辑弁言

陈思和 胡中行



诗铎在成长的过程中,得到了许许多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,他们为诗铎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宝贵意见和合理建议。比如,作者的广泛性问题,作品的多样性问题,论文的原发性问题,等等等等。为此,我们真诚地感谢每一位朋友,没有他们,我们将会感到无比的寂寞与孤独。

有朋友说诗铎是格律派,这个说法并不准确。旧体诗词必须按千年形成的格律来写,这是当今旧体诗词创作领域的一个基本共识,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有争论余地的,因此,自然是无派可分。至于格律的具体运用上哪些必须,哪些可稍宽,这正是我们和广大同好者一样,正在花大力气研究与探索的课题。

又有朋友说诗铎是泥古派,这也是一种误解。我们历来主张学古而不泥古,我们一再讲,如果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词放入古人集子而无法分辨,那就绝对不会是好作品。所以,在严格遵循格律的基础上,如何写出时代特征和气息,也是我们正在花大力气研究与探索的课题。

我们重申,诗铎绝不囿于门户之见,讲格律、重内容、有诗意,是她唯一的择稿标准。

## 诗二首

黄庆华  
车行长白山麓  
轻车越绿尘,巡礼抚萧森。悦目金花路,赏心白桦林。界河接地气,边塞傲天尊。翘首瞻灵昊,白头正半曛。  
长春净月潭  
霜镜倚天开,湖风清伏暑。垂虹碧浪桥,撒玉红荷淡。幽岭远晴空,劲松凌绣谷。柔波拍岸礁,和咏长春赋。

月异的现实生活,是如此地同步伐,共脉搏,血肉相连。加上他思想和艺术的光彩,使这些杂文对读者起了生动的启迪作用。

“马铁丁”现象值得深思。杂文历来是广受读者欢迎的,它没有套话官话,短小精悍,切入生活,发人思考。一篇既有思想火花,又有文采的杂文,其影响往往不逊于洋洋万言、套话连篇的某些大文章。在当今人们工作繁忙、时间珍贵的情况下,杂文有无可替代的优势。

我怀念“马铁丁”,希望有新的“马铁丁”,走到读者中来。

对于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来说,美丽的生命刚刚绽开烂漫之花,前面铺展着一条锦绣之路,可对于美国电影《星运里的错》(又译《生命中的美好缺憾》)中的主人公来说,生命之花还来不及完全绽放,就将枯萎凋谢,因为身患绝症,死亡将随时随地降临。真是悲伤而残酷。

虽然悲伤,但电影一开始这样告诉我们:“我们能选择如何叙述一个悲伤的故事,你可以用糖衣将它包裹,就像电影和言情小说的手法,美丽的人物有着美丽的遭遇,不会碰上无可挽回的糟糕事,最后来个大和解加一首好歌,但我觉得比较喜欢这个女孩的故事。那些都不是事实,这才是事实。”此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,这个女孩是小说作者约翰·格林在儿童医院实习时认识的一个朋友,她16岁时死于癌症。格林说:“我非常想写关于生病孩子的爱情故事。我们的友谊以及她在短短一生中带给我们的快乐,是本书的灵感来源。”扮演女主角海葵的谢琳·伍德蕾,曾因《后裔》获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女配角提名。格林说:“早在电影拍摄前,谢琳发给我电子邮件,足足有30页,讲述她如何喜爱小说和她要如何扮演海葵。我立刻明白,除了她没有谁能担当这个角色。她是本色演出,每一秒完全是无意识地表演。”

这是一个爱情故事。17岁的女孩海葵,由甲状腺癌转移到肺部,整天鼻子插着“软管”,拖着氧气瓶,孤独、封闭、足不出户,没有朋友,一本小说《庄严的痛苦》可以翻来覆去看好几遍,在癌症康复团体认识奥古斯塔斯,一个患骨瘤、失去一只脚的18岁男孩。他幽默风趣,崇尚荣誉、牺牲、勇敢和英雄气概。两人生观截然不同,海葵认同“遗忘”:人终究一死,即使再有名、再伟大的人物都一样,何况我们小人物;奥古斯塔斯信奉“牢记”:希冀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,害怕被遗忘,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爱情:深厚、清纯、壮烈、凄婉……电影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动容:海葵一直想知道小说《庄严的痛苦》的结局,奥古斯塔斯不可思议地联系到了在荷兰的作者,令海葵喜出望外。奥古斯塔斯不远万里,亲自陪海葵去了阿姆斯特丹,其实,此时奥古斯塔斯的癌细胞已经转移,他们浓烈的爱情,行将染上悲壮的色彩……

看这部电影,谁都会被这爱情故事打动,但它所呈现的又不仅仅是爱情。导演约什·布恩这样说:“电影更多的是讲述拥抱生命,并感恩你和某人共度的时光。”扮演奥古斯塔斯的演员安塞尔·艾尔高特也说:“电影充满了隐喻,充满了美妙的想法。”这部电影关乎爱情、生命和死亡,关乎痛苦和欢乐,关乎有限和无限,关乎美好和缺憾,关乎短暂和永恒……它让你思索。电影中有一句话:“痛苦要能够被感知。”感知才能体味,才能排除,才能释放。奥古斯塔斯的病友被女友抛弃,他鼓励病友用一种砸东西的方式来感知和发泄痛苦。奥古斯塔斯家族有一句格言:“想要彩虹,得先忍受雨水。”海葵在奥古斯塔斯的葬礼上说:“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,他总是能保持笑容。”病痛折磨丝毫影响他对爱、对美、对世界的眷恋。海葵在写给奥古斯塔斯的悼词中说:“我多么感谢我们共有小小的无限。在有限的日子里,你给了我永恒。”永恒不以时间长短决定。海葵妈妈对海葵说:“你死了,我还是你妈妈。我在进修社工课程,希望用我自身经验帮助其他人。”爱的传播由己及人。海葵和奥古斯塔斯用得最多的口头禅是:“行。”在死亡即将降临的时刻,他们用最豁达的人生态度,最坚定的人格尊严,向生命作最后的礼赞。

《星运里的错》有美好的缺憾,有美妙的痛苦,但绝没有悲伤的沉沦。

## 美好缺憾

刘伟馨



读碟

上海有两张典雅的城市文化名片,皆简称“上图”,一为上海图书馆,一乃上海图书公司。浏览有关上图公司的各种资料,几乎找不到其有上图馆事业之片言只语。我在上图馆工作四十余年,对此稍有知晓,兹略述数端,或可补所未备。

上图馆以富藏历史文献著称于世,所藏古籍善本尤为显赫。其中宋刻本如《礼记》《孟子或问纂要》《新编方輿胜览》《艺文类聚》《王建诗集》《唐鉴》,元刻本如《东坡先生往还尺牍》《皇元风雅》,名家手稿本如钱谷《吴郡文粹续集》、程嘉燧《松园居士浪淘集》、严可均《鬻子》,名家抄本如杨氏七松山房本《支遁集》、姚氏茶梦斋本《南北史续世说》、祁氏淡生堂本《养蒙先生文集》、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《极玄集》,名家批校题跋

本如何焯校《唐音戊签》、朱彝尊跋《皇朝太平事统流类》、惠士奇与惠栋父子批校《荀子》、顾广圻等校《仪礼要义》、黄丕烈批校《读书敏求记》等,皆为名扬书林之鸿宝,尽显上图馆藏特色。而鲜为人知的是,它们无一不购自前上海古籍书店。

过往有一不成文之约定,上图公司营销之书,首先须满足上图馆之需求,且书价要视上图馆的承受能力而定。因彼时国家经济困难,采购经费每现支绌。即便如此,上图馆仍然“贪得无厌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香港市场有高价收购成套民国丛书,上图公司为抓住这赚取大笔外汇之商机,积极组织人力搜集整理。未料大批丛书准备就绪时,被顾廷龙先生劝阻,随即由上图馆以廉价悉数收购。眼见到嘴的肥肉转瞬失去,公司方面

却未有异词,乐观其成,由此上图馆又有了大收藏亮点。上图公司之所以不计较利益支持上图馆,其领导层顾全国家图书建设事业之大局固是主因,而双方专家之惺惺惜惜亦起了重要作用。上图馆的顾廷龙、潘景郑先生,与古籍书店

## 一笔难书两“上图”

陈先行

店的王肇文、王兆文、韩世保、袁西江等先生长期交好。早在解放前顾先生执掌众图书时,旧书店凡有好书,这些当时的业主便会在第一时间送到“合众”,即使“合众”买不起,也每留存馆内,任由缮抄录,“合众”的不少新抄本、过录批校本即来源于此。七十年代末,袁西江先生刚退休,便被请到上图馆,帮

助从普通古籍书库中挑选善本,我曾因编制普通古籍书目而常得闻其绪论,受益良多。潘景郑先生退休后,韩世保先生是其座上常客,每聆听他们谈书论本,亦时获寸进。

上图公司人才辈出,绝非虚言。1978年编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时,古籍书店以学习的名义派送陆国强先生、徐小蛮女士到上图馆参与项目。很快我就明白这是古籍书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,他们虽然年轻,已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,鉴识版本水平远高凡近。我敬之请老师、兄长,不时向他们请教。后来每当上图公司的年轻人前来交流时,我总会说,其实老师就在你们身边,要懂得珍惜。

从继承两家前辈们友好传统出发,我自觉应为上图公司的事业尽点力。承蒙不弃,上

图公司赐予机会。先是,顾廷龙先生的关门弟子、前任总经理彭卫国先生识见非凡,为保持公司古籍特色,毅然购藏善本以厚家底。尝令我为其购买毛扆校本《四书集注》,宋刻孤本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写推荐书,以备上级领导审批。如今这两部书已成公司镇库之宝,且增值倍蓰。彭总之后,现任总经理朱旗先生同样胆略过人,不久前刚率其团队成就日本大仓集古馆之古籍入藏北京大学之宏举。我因曾受朱总之邀前往日本鉴书,颇知其中甘苦,以为此乃踵事黎庶昌、杨守敬之业而增华,意义深远。

一笔难书两“上图”,两家关系之切,情谊之长,允非吾辈能道尽。衷心祝愿上图公司继往开来,庶绩咸熙。

一部“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”,功德无量。